

華仁學報

第三輯

第十一期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五日

半月刊

出版編輯處：九龍仁華書院
 通訊處：九龍仁華書院
 印刷者：永德印務局
 地址：九龍大南道一四二號
 電話：八〇八五三五五
 總編輯：謝善波
 副編輯：關永圻

會舞潮新

會舞潮新 ? ? ? ?
 會舞潮新 ? ? ? ?
 會舞潮新 ? ? ? ?
 會舞潮新 ? ? ? ?
 會舞潮新 ? ? ? ?
 會舞潮新 ? ? ? ?
 會舞潮新 ? ? ? ?
 會舞潮新 ? ? ? ?

香港青年目前最急切需要的是甚麼？
 是新潮舞會嗎？
 新潮舞會解決了香港青年問題？
 新潮舞會是市政局惟一可行之青年活動？
 青年人自己不曉得組織舞會？
 ? ? ?

學生會修改章程 會議全數通過

學生會幹事會開會討論有關學生會修改章程問題，校長黎烈得神父及副校長何先生均有出席以示隆重。黎校長在會議上會表明會章對一個會的重要性，學生會為一個龐大的組織，更負起了學生與校方聯繫的責任，故學生會章更應達到盡善盡美的地步。他又說今年學生會是華仁學生會三年來最成功的一年，活動與組織上比前兩年有顯著的進步。所以，會章的修改更顯重要，當然前兩年學生會為今年鋪下的路我們不應忘記，我們亦因着他們的而努力工作。將今年的會章修改到更完美的地位。

黎神父致詞後由出席該會的各代表，會代表及學長等表決，結果全部通過會章修改。

中文學會主辦 徵文比賽成績揭曉

中文學會自三月中旬舉辦徵文比賽以來，投稿參加者極為踴躍，至今業經由劉繼業、梁沛錦、黎秉章、會慶昌各位老師裁定結果，茲將成績公佈如下：

- 高級組：第一名：馮志強 三甲
 第二名：烟霧中香港——會國強 六文
 第三名：往事——阮洪憲 四丙
- 優異：霧中——陳國雄 六文
 慘綠年華——徐鏗 四丙
- 初級組：第一名：她——馮志強 三甲
 第二名：春——劉國英 二乙
 第三名：一個苦學生——郭錦熾 一乙
- 優異：良心的裂痕——陳宗顯 二丁
 春風——司徒紹昌 三甲

社論：從「中學生聯會」談到中學生的優越感

本報社論於早期曾倡議組織中學生聯會，以打破各校間之隔膜，極得外間人士支持，惜未能有實際行動。但看今年各校間的活動，已顯見增加。如日前四校合辦之晚會，及將由多校的科學會所合辦之科學展覽等等。各校的活動範圍，已逐漸擴大，我們可以武斷地說，這是一個良好的趨勢，而亦間接為中學生聯會鋪路。但凡一件事之形成，環境為先決條件，在今後學運的發展中，定有美好的將來。

從各校聯絡的增加我們想到中學生的一個嚴重問題，中學生的優越感。我們在早期社論，亦有談及大學生在這方面的問題。但在中學生中，問題顯然更為嚴重，而大學生之優越感，亦可說是在中學時產生的。

本港的中學，分為私校及官、津、補幾種，私校中的營利學校，尤被其他學校輕視。一所學校的辦學宗旨，與學生全無關係（即學生無權影響校方之辦學宗旨）。學生對校方任何不正當的辦學目的，毫無責任。他們是不幸的一輩，而又受其他人的白眼，殊為不平。此外，各校間仍有鴻溝，如各校學生，不能摒棄各種偏見，蓬勃的學運，必將受其影響。

批評者的態度

今天香港的青年，已有顯著的改變，他們已能積極地將自己的意見，公諸於社會，本報論壇之稿擠情形，便為一例。在很多評論的稿件中，我們發現了很多批評者，仍缺乏討論的正確態度。如在戲劇比賽事件中，同學不談比賽的事件，而批評作者的，變成無意義的人身攻擊，而對比賽本身毫無好處。故我們討論一件事的時候，應以事實為出發點，切勿以作者為出發。

同時，在批評的時候，要避免作假設，如能以事實為據更佳。任何人的見解，都不是絕對正確的，祇有在多方面不同的意見中，我們才可找到真理。

橋牌會對外比賽成績

上月份，學界橋牌參加了兩項校際比賽，第一項由香港工業專門學校主辦，於四月六日舉行，參加學校有香港華仁、九龍華仁、聖保羅男校、皇仁書院、聖若瑟書院、羅富國師範學院及工專共九隊，比賽採四人隊際賽制，是役我隊派出久未上陣之兩名老將陳尹衍、鄭威連合拍只一組之兩名新血陸志明、單偉彪、彼等皆有良好演出，卒名列第四。

四月二十日，羅富國又主辦另一校際邀請賽，並商得英美煙草公司贊助，是賽參加學校凡十數間之多，包括有香港大學、崇基、新亞、聯合等書院，臨場隊伍達三十四隊，比賽採二人隊際賽制，鑑於是賽聲勢浩大，我隊派出近況甚佳的王克光、許芷亮、陳沛齡、周民樂四人上陣，是日比賽採探險式，由下午一時半直至晚上七時半止，最近接到成績，王克光、許芷亮一隊得勝，而陳沛齡、周民樂一隊，只得一隊得勝，陳沛齡、周民樂成績較差，只得一隊得勝，陳沛齡、周民樂成績較差，只得一隊得勝。

南北組第十名，領獎將於五月廿五日下午於羅師舉行，並有四人隊際賽，歡迎各同學參觀。

個人總積分緊隨鄒章同學的有一甲楊汪泓同學（四十五分）及三甲馮志強同學（四十二分），其他積分超過三十分有陳海文、梁煥松及李榮康三位同學；殊為可惜的為三乙袁天凡同學，初賽中個人得二十六分，惜其隊以三十四分對三十八分三隊所淘汰，致未有染指個人積分冠軍的機會。於一場得分最高者為二甲葉澤遠同學——廿七分。以整隊隊員實力而言，陣容最為完整的當二甲，其隊曾先後以廿五分及三十二分之絕大距離於初賽及決賽壓倒對手。

由於蒞臨旁聽的情況較負責人所預算的為熱烈，致使所準備的座位時有不足之感，謹此深表謝意及歉意。

本校第一屆國際學歷史問答比賽已於歡樂氣氛中全部完畢。各級冠軍隊獲獲旗一面留念，個人積分冠軍則另得獎品一份。

稿例

- 一、本報各版園地公開，歡迎同學來稿。
- 二、來稿請用原稿紙書寫，切勿橫寫或一紙兩面，尤忌用鉛筆書寫。
- 三、除特別稿件外，來稿不得超過六千字。
- 四、來稿必須附作者真實姓名班級，發表時筆名隨意。
- 五、除特別註明外，編者對來稿有絕對刪改權。
- 六、來稿本報，文責概由作者自負。一切獲刊文章，並不表示本報立場，請同學注意。

國學歷史問答比賽簡介

本校中文學會為提高同學們對國學及歷史之興趣，決議舉辦中一、中二及中三班國際學歷史常識問答比賽，委任王忠康（小組主席）、阮洪憲及何國道三位同學成立三人小組，籌措一切有關事宜。這次問答比賽，資料供給由關永圻、李其英及王忠康三位同學負責；題目整理及編排由王忠康同學負責；比賽執行由黃昌、阮洪憲、王忠康、梁滿棠、吳煒燊、關永圻、麥慶輝及陳錫康等位同學擔任。中文學會特此向上列幾位同學致謝。問答比賽採淘汰制，每班祇限一隊參加。比賽於放學後在禮堂閣樓舉行。每場比賽分四局——兩局關於文學方面，兩局關於歷史方面。每場賽事設主席、計時及計分各一。

比賽於四月二日開始，經過九場賽事，至四月廿五日完竣。中一冠軍為一乙，中二冠軍為二甲，中三冠軍為三甲；個人總積分冠軍為三丙鄒章同學所奪，總積分為四十八分半。

初級組第一名

她

三甲 馮志強

走在海傍的路上，風很大，吹得她一把長髮散亂地飄在兩肩上，眼睛險些兒也睜不開來，但是她仍冒著風一步一步的向前走着。她喜歡風，吹吹她混沌的頭腦，好使她清醒一些，想想那些永遠解不開的結，想想那些縛着她的纏，故而一放了學，她便三步併作兩步地來到海傍，吹吹風。過了一陣子，風稍為平靜了些，而書包的挽手亦勒得她手指隱隱作痛，她便放下了書包，一鼓腦兒坐在海傍的綠椅上，順手擦擦那些散亂的頭髮。放眼望去，天空是灰藍色一片，遠處更有黑雲陣陣，似乎象徵着大雨雨將要來臨，更有陣陣強風在四週肆虐着，海水亦泛起了微波，在海面的垃圾，在薄濛濛的海波上顛簸着，無所適從。

「可憐的！」她不禁悲歎一聲：「你要在海中飄浮，就要為海浪所弄，毫無抵抗的力量——你的對手多強啊！可是你又不肯脫離海中，可憐的！誰教你要落在海中？」

「唉，人啊！你也不過和這些廢物同一命運？人被無故的拋在這世界中，既無選擇的餘地，復要面對殘酷的現實，人又是多麼痛苦啊！」

想到這裏，她不禁有所感觸，悲從中來，眼淚不知何時像衝破堤壩的洪水一舉湧出來，眼前頓時感到模糊，在朦朧中，似若有個人影出現在眼前，她試圖把眼淚拭去，可是她不能，他們越來越明顯……

高級組第一名

做父親和母親的總是愛他們的孩子的。我深信每一位父母愛他的兒女的份量不會比冰心的母親愛冰心的份量少。可是，不公平得很，我們很少看到過關於父愛的文章。

就是前兩天，當我讀過兩篇文章之後，父親原來和母親一樣深深地愛着我們的意識才加強起來。所讀到的是雜誌李白和朱自清寫的兒女。

以前的確不知道李白原來也和杜甫一樣愛自己的兒女，看到他的那一首詩，說是在南京想念着魯東的小兒女而寫的「此樹我所種……折花倚桃邊，折花不見我，淚下如流泉。」

課餘偶感

這令我想起兩個真實的故事。曾祖父六十多歲還吸着鴉片，祖父只是辛辛苦苦地工作，好好地供養。

初級組第二名

春臨

二乙 劉國英

春天的微風輕輕地吹過，那是柔和的，飄渺的，這是我喜愛春天的一個主要原因，春天的早晨，多籠罩着一層輕輕的薄霧，太陽從東方漸漸上升，柔和的陽光透過了這天然的障礙，穿過我的窗子，射向我的臉。我愛春天的清晨，正如我愛春天的晚上，假如這是一個假日的話，我一定不會放過這機會。沿着寧靜的路旁，兩邊都是青翠的樹木，在你耳中的，只有你行動的脚步聲，以及小鳥的鳴叫，在這幽靜的環境中，你可盡量利用你的心神，去尋求人生的哲理，去追求宇宙間的奧秘。

春天的下午也是全年中最可愛的，假使你有充足的時間，大可沙灘之上，綠波之沿，享受寧靜的下午，接受清涼海風的洗禮。漫步踏踏的細沙所發出的聲音，混合了海水澎湃的聲音，在

和他們出去玩，也許他們正佈下陷阱，等着你墮入其中，你還是好好的讀書吧，到長大了，找個有錢有地位的婆家，那就一生幸福了吧！乖，不要哭，聽婆婆的話。

「啊！婆婆，你知不知道我需要愛，我需要朋友。自我懂性之後，我就失去了母親，父親又爲了他的生意，整天部不在家，而且他又是如此的嚴肅，難於親近，視尊嚴體面如至寶；婆婆你又年已高，而且常常病得所纏，試問我去那裏找愛，怎樣找朋友？」

「老師嗎？他們也是兇神惡煞的，他們一下了課，便匆匆忙忙的回到教員室，或趕到別處授課，那裏可以找到時間和他們談談？況且他們都是教訓味十分重的，和他們談又是無味的。」

高級組第二名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霧是淚珠？使我視覺模糊起來，我不知這是不願知道，因我愛上了這幻覺中的一切，這比在夢裏見到的更理想，更美好，只爲這一切，這一切的創造者。

這真是一切的創造者。這湖，是湖，一面很廣，不正是西湖嗎？對，那長長的橫跨水面的橋，不正是蘇堤嗎？但，那對岸的西子湖是綠柳，是垂楊。這更不可能是我日夕思慕的廬山，廬山位於江西九江，而西湖卻在杭州。我的廬山，不過是個遠離故土的小山崗，太平山。

每逢煙霧瀰漫的時候，我希望能夠站立在這裏，從幻覺中見到心底渴望的一切，就算那不過是短短的一刻，就算當回到現實後感到無比的惆悵，我也認爲是值得的，由此我愛上了霧，放聲大哭，淚水灑灑，那使我遠離故土的，圍棋局上猶如戲，只是乾坤兩雄。

在那裏？我需要愛，但愛在那裏？我需要朋友，但朋友在那裏？

初級組第三名

一個苦學生

一乙 郭錦煊

桃花無主地，開着，你的笑聲，讓它消逝吧！過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被夢欺騙了，現在，我的心，又要隱隱作痛。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高級組第三名

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往事

丙四 阮洪憲

桃花無主地，開着，你的笑聲，讓它消逝吧！過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高級組第四名

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去，我何忍忘記？我終於沉默着，風吹散了，心，你頂得起別人的侮辱嗎？

漫談國畫

三乙 陳健華

中國畫早在幾千年前便發展了。其中有盛有衰，有血有淚。國畫發展的快慢在每朝代有其興衰之時。譬如以唐朝為例，在唐初之時，天下動亂未平，人民生活困苦，使畫家的作風趨向注重寫實的生活、環境，因而有新的創作，這期間可謂其興盛時代。至盛唐，天下太平，而大多數的君王侯族皆好此道，故大部份的畫家為功名，錢財所誘，脫離了繪畫的旨趣——創作，因創作要

評「現代的中文」

峯

拜讀上期何志強君談論中文本身的文章，深感何君意誠，可是有時不免見多於理，深故此我且提出一些相同或相反的意見，會使初學者一場糊塗，但以我個人經驗，却並無此感覺。況且，這每一語言無可避免的事，若每一字只有一意義，那該語言會如何單調？尤其在文學作品中，一字多義會產生不少意想不到的妙處。何君說「我不知何語法不通」：等詞不通的

國畫另外一個特點就是：不受紙張的形式所限制。例如圓形，扇形，手捲，長方……等。而西洋畫的紙的形式不外是長方形或正方形。為何呢？當然是畫家構圖要得。至當今的社會我們常見那種不受紙張形式所限制的畫出現，可見其影響之大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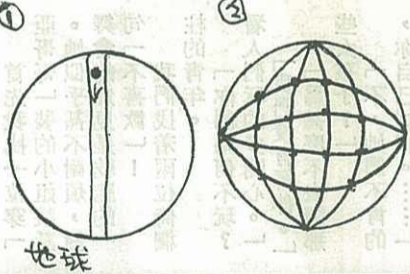
我們都是藝術家的心血精品，流亡在國外而不顧本國藝術是我們的恥辱來啊！

大多數的山水畫多是注重其情趣，幽雅的情調。故此其構圖必不外瀟瀟雲煙的山，富有鄉味的小屋另外加入一個人物來使畫面情趣而不致於呆滯。這一切畫普遍的人多數喜愛，因此以前和現在的畫家都繪着這樣的東西。各位同學想想，什麼做成國畫的停止創作呢？這原因涉及範圍很廣，歸合來說，其原因主要是中國人對國畫並無濃厚的興趣。老的一輩充滿着傳統的思想，對於抽象畫毫無認識，而且大加反對繪現代的景物和人物，而主張繼續以前那些畫風。畫家們像我們一樣是要吃飯的，爲着生計不得不給前人己繪的景物。年青的一輩呢，自小便受着西洋文化的影響，畫的是西洋畫，故然養成其興趣趨於西洋畫了。我並不反對他人學西洋畫，但我們畢竟

是中國人有着我們自己的文化，試問各位能袖手旁觀看着中國畫落在狗血淋頭便是無經濟上的援助，又無大眾的鼓勵呢？我希望能繪西洋畫的朋友們，其成就能有多大？我希望能繪西洋畫的朋友們，其成就能有多大？我希望能繪西洋畫的朋友們，其成就能有多大？

第一次科學常識問答比賽

[高級組] F. 4 以上同學均可參加。假設可以設置一通道，把地球的直徑貫通，如(圖1)。今於通道的一端放下一個自由落下的物體，請問此物體以後的運動狀態如何？(假設地球爲一球體，並設物體的運動不受其它外力影響，如空氣阻力，月球及其。天體的吸引力等。)



法玩的牌橋

計分。在叫牌和打牌都討論過後，最後要談到計分。當一副牌打完之後，雙方計算一下所後的墩數，和合約所需要的墩數，作一比較。雙方合約是二××，如果造家只得七墩，比所需的八墩還差一墩，他便宕了一墩，防禦方便賞分，如果他得八墩或以上，便完成合約，造家得到賞分。凡是較原定合約所需墩數爲多者，八墩便完成合約，以後的第九、十等墩，都是超墩，同樣有賞分。最標準的積分表如圖：

愛麗新夢遊和卡洛爾

又會這樣問道：「如果你站在鏡前，右手拿一蘋果，那麼鏡中的人是左手還是右手拿着蘋果呢？」愛麗斯想了一會說：「左手」。問：「爲什麼？」愛麗斯猶疑說：「我錯了，應說右手。看，如果我進了鏡中，從鏡中望出來，蘋果不還是在我右手嗎……」可是愛麗斯却沒料到當一個人進了鏡子後，自己必然也倒了一轉。自然，如果鏡裏所有東西都倒轉的話，鏡裏的生活與外界的生活是無異的。但當自己進到鏡中而自己不倒轉時，便有莫名其妙，不可思議的事情發生了。如以下的一節(有點像愛恩斯坦的「相對論」，但寫得比相對論還早半世紀呢！)：

舉頭看看，發覺她們却在一大樹底下。她驚奇地說：「到底，我們一直沒有離開這樹腳呀！」

第一、底分。第一級無將。每一級黑桃或紅心。每一級方塊或梅花。這裏的「每一」是指合約所達的高度而言，因此三無三的賞分是一百分，四無三的是一百二十分，三有三是六十分。除此類推。當底分達到或超過一百時便成一局(Game)，一局可以由一次合約而成，如上述的三無三及四黑桃，亦可以由數次合約累積而成，譬如一次是三三桃九十分，下一局牌是三三桃九十分，一共一百三十分，亦成一局，值得注意的，當一局以成，雙方的底分須從斯起計，不能和以前未成局的底分加起來成局。譬方說，一方在一副牌中取得三十分底，下一副牌對方拿一百分成局，原來的一方要再取一百分纔

現在把許分方法列成一表於後

子中的愛麗斯是真的？又或者愛麗斯認爲自己是真的，但却是生活在另一個愛麗斯(照鏡時見到)的腦裏而已！(我們鏡裏的映像也是這樣想嗎？)因此，如果愛麗斯不是真的，而是在紅國王的夢裏，當她停止夢到國王時，自己也不是停止存在嗎？

We They 負方計分的一方的分數列在We之下，另一方的成績則排在They那面。值得注意的是一條橫線，它把一切積分歸納爲二類：底分和面分，在計總成績時，二者一同計算，但有不同的意義，底分是單指完成一個合約，除却超墩以外的基本墩的分數，除此以外任何情形之下所得的積分，都列爲面分，前者填於橫線之下，後者於橫線之上，爲使讀者明瞭起見，現在再舉一例。倘若造家吃十墩，合約是三三桃，則八墩黑桃基本墩的積分是底分，第九第十墩的是面分。

電影中看黑人問題

沙沙

自去年的黑人暴動以降，美國的種族問題已...

白蘭度最後解甲歸田。

電影工作者的觀念，並非是獨立的。

比亞士的「One Potato, Two Potatoes」我沒...

諾曼朱理遜是以正面態度處理此問題的一員...

嘉寶

社社

在銀幕上，從沒有一個...

嘉寶有很多個，琪烈達嘉寶却只有一個，琪...

嘉寶不漂亮，嘉寶美麗。她的面孔被人形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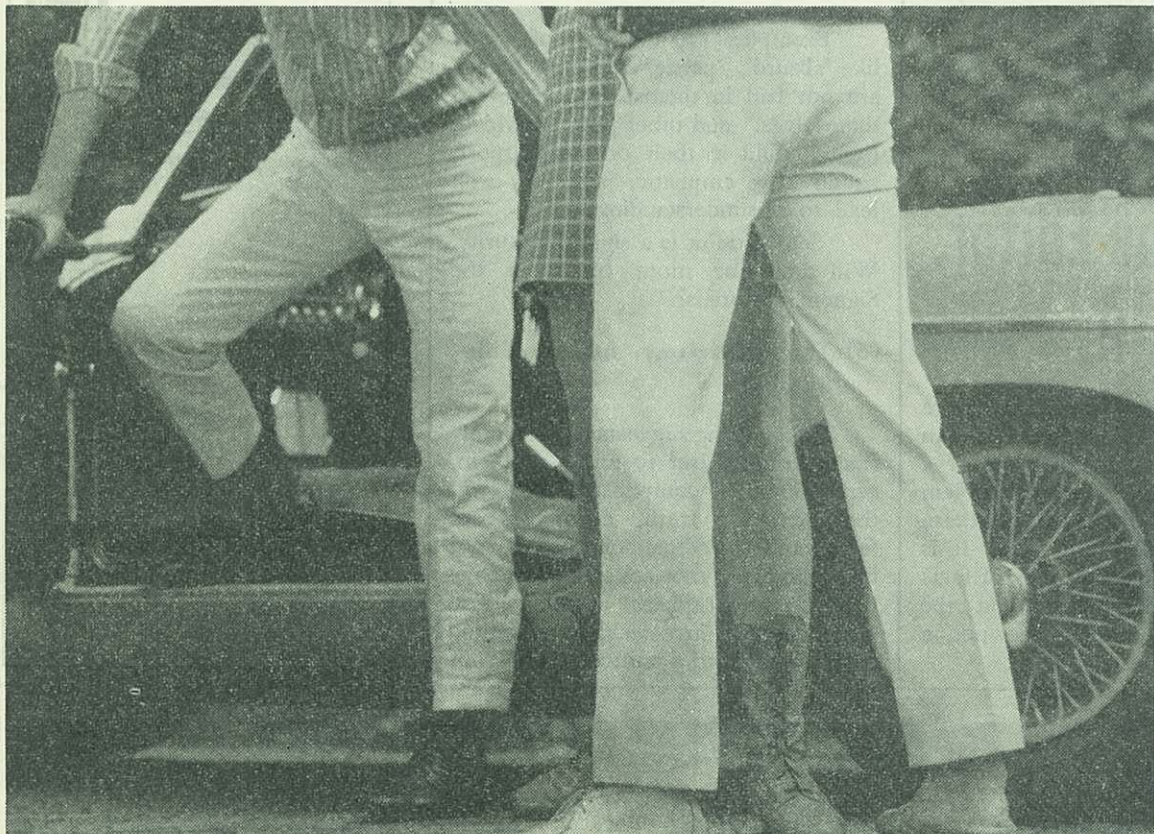
嘉寶在旁，別的女演員便顯得虛假，她在...

THE CAR-CRUMPLE

Car-crumple are things that attack your slacks when you go driving. They leave you with baggy knees, crinkled hips and a rumpled waist.

If you're a victim of the dreaded car-crumple, now's the time to change gear. Slip into some long, lean, summerweight Levi's Sta-Prest slacks, the ones with a built in crumple-resistor.

You can escape the clutches of the car-crumple in six fashion colours: beige, navy, brown, charcoal, olive or black.



Available at leading stores in Hong Kong and Kowloon or write to P.O. Box 10063, Hong Kong.



First in the world with STA-PREST

STYLED AND DISTRIBUTED BY LEVI STRAUSS, SAN FRANCISCO, U. S. A.

咽祇 仍 後，家包同 壞上可 他校假 夜溫 他 是如...

限貌力 式真喜報在都 得點 一， 社 雖，我面...

其學繫的我們 勵，籍同幾 越追讀讀 來每此 讀...

個確求書書 不健飲 體外了到 而該我良 的當書然...



SIGNUM

Vol. 3. No. 11.

PUBLISHED BY THE STUDENTS' ASSOCIATION, WAH YAN COLLEGE, KOWLOON.

15th May 1968

FROM MY DIARY

"What can be said at all, can be clearly said; of that which eludes utterance, best say nothing"—Wittgenstein.

It is because a thing is at a distance that it is beautiful. Most beautiful things become ugly when you come close enough. That is why we want what we cannot have. That is why we want to be somebody else.

But I only want to be myself. I only know too well that I am neither inferior nor superior to anybody else. We are all alike. We fear, we hope, we love, we hate, and above all, we all die. Death makes us all even.

It is true that if one can always get what one wants, there will be no such thing as value. But that is exactly the point. I want what I cannot have.

Feeling is confusing. Thinking is precise. The trouble is when I am feeling I cannot think, and vice versa. To feel is to be involved; to think, detached. To feel is human, to think divine. To feel is to live, to think to exist. I need both. I drift from one to the other and thereby find my wretchedness and happiness.

How often I neglected it, and now know: the moment I believe I can be the strongest is my weakest moment. The gentler I am, the stronger I become. Only the weak one needs to *prove* that he is strong. The really strong one simply *is*. I believe in gentleness. Next time when I am angry with someone, I will throw him a flower.

I can feel summer coming, emerging like a fragrance. It arouses within me a silent disturbance. A million tiny transparent birds sing

inside me and I once more want to be in love with everything!

The greatest folly is pride which proves that one knows nothing. The greatest evil is to be fey which is to deny god. The greatest virtue is to understand. It is because we understand that we forgive. It is because we forgive that we love.

While teaching us Gulliver's Travels, Mr. O said, "Swift finally went mad because his observation on human behaviour was too one-sided. It is true that we have physical needs but it is equally true that we compose beautiful symphonies and draw lovely paintings."

I can go on living because I am always a possibility. Man is Hitler. Man is Jesus. We see ourselves in others. A true moralist is not one who rejects evil, but one who admits it. Let us have no misunderstanding. I did not say we should do evil, but we have to admit that there is such a possibility.

Man is man because he is free. God is God because He always says "Thou mayst," and never "Thou shalt."

And here I would like to quote a French writer: Though the Creator grants His characters free will, self-determination, He hopes, deep down in His heart, that they will choose good. **TOM**

An Anonymous Letter To The Editor.

Here are some suggestions. They concern the recent Chinese Editorial in Signum Vol. 3 No. 10.

(1) The choice of topics for comment

Whether a topic like 'compulsory primary education' can be satisfactorily dealt with in less than five hundred words (Chinese characters) is doubtful.

Signum is a school newspaper. It is not and will not be inapposite for it to comment on topics concerning

education (Charlie seems to have intimated that 'education' is an undefined term!). But criticisms of a by no means simple social problem have to be based on facts; and these facts will not be few in number.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pack a mass of facts in two brief paragraphs; and the argument, I am afraid, was not a very cogent one.

By all means an editorial may attempt presenting an attitude towards this and other important problems, with suggestions, perhaps. But would you allow straightforward assertions, when the relevant facts and figures have not been enumerated?

(2) Clarity: the need of defining terms

The first part of the editorial has as its title, 'Compulsory primary education not suitable for Hong Kong for the time being! What is meant by 'education', or 'the true means of EDUCATION'? How compulsory? Does 'compulsory' imply 'free'?

And what, after all, is the so-called 'pop-in' dancing party?

A reader will not be able to accept an argument-any argument that has been clothed in wooliness.

(3) Criticisms which remain to be justified

Samples of such criticisms are:- 'The general public mostly shows approval of this attitude to the problem' (3rd line); 'those who are parents know very well the importance of education' (11th line); 'Some councillors really do not understand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poor people.' (13th line).

More samples from the second paragraph are:- 'Now the government department even actively inaugurates such parties extremely absurd.' (7th line); 'on the contrary, they will bring about the opposite effect . . .' (second last line).

(4) The language employed is to some extent excessively strong

Examples are the use of words like 'absurd'; 'parties and pop music, are not bad in themselves . . . ruined themselves.' and other phrases which, though mild in their original purport, sound too emphatic, and may well lead to misunderstandings.

Self-restraint is a sign of maturity. Will there be more of it in the Signum editorials?

(5) The criticisms not flexible enough

The phrasing suggests an absolutely fixed attitude. But to any a problem, especially to a complicated problem, the underlying truth, even the bare facts, and the actual solution may not be as simple as they appear (sometimes they do not appear at all). The criticisms are, in a way,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from a particular point of

view, tending to extremes - at least, intending to do so.

It is well to remember that Signum is a newspaper 'of the students, by the students, and for the students.' Its editorials should suit the needs of a students' newspaper. It is advisable to have flexible criticisms.

So much for criticisms and suggestions. I am not unaware of the difficulties of and in writing, particularly in writing up editorials. Even now when I am writing these notes I am innately aware that the possible faults I have referred to may well appear in them. And here you are reminded that these suggestions on the criticisms are but suggestions only: suggestions are suggestions only, as all suggestions go.

Finally, please excuse my diffuseness, and inapposite translations, if there are any.

The Signum Editorial is offered the best wishes.

A Sixthformer

MONTBLANC
MADE IN GERMANY

萬寶龍
金筆
登峰造極·品質超羣

各大洋行及公司均有代售
香港及東南亞總代理
曉莊貿易有限公司
香港中環皇后大道中二十一號
電話：二二八三六二，二二八二八四

運行之家

WIN A HOME



HAVE A COKE NOW AND LOOK UNDER THE CROWN
YOU MAY WIN A HOME in April, May or June 1968

